

國內郵資已付
台北23支
郵局
許可證
北台字第14397號

臺大教育實習輔導通訊 季刊

Newsletter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2417號
中華郵政北台字第653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

發行單位：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發行人：傅昭銘 總編輯：徐式寬 執行編輯：康杏如 編輯小組：符碧真、王秀槐、田芳華、洪承宇、許育萍、余品嫻、蘇心慧、王麗媛、孫立君、張境庭
電話：(02) 3366-5719（代表號） 傳真：(02) 2362-1820 地址：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網址：<http://www.education.ntu.edu.tw> 印刷廠：永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芬蘭見習誌

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王秀槐 教授

為了拓展同學的視野，了解國際教育趨勢，本中心向教育部申請了“世界標竿，芬蘭探秘”國外教育見習的計畫，2019年8月底由我帶領12位同學赴芬蘭進行教育見習。身為這次活動的帶隊老師，我從行前培訓就陪伴同學，從英語的臨場練習，到探索主題的發想，同學都保持著好奇興奮的心情，踏上這次芬蘭教育“探秘”之旅。這次“探秘”之旅的行程包括四所不同類型中學的參訪，赫爾辛基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的專題，教育創新機構的參觀，芬蘭文化的探索體驗，內涵非常繁湊豐富。同學最後針對自己有興趣探索的主題，包括：芬蘭閱讀教育如何做？芬蘭人英文為何學得如此好？芬蘭新課綱與我國108課綱有何異同？芬蘭特殊教育有何特色？等等，完成了多元豐富的報告，收穫豐盛。其中許明智同學更進一步將他對芬蘭教育、社會、文化的觀察，撰寫成札記一篇。用細膩的觀察、鮮明的圖像、深刻的思考，帶領讀者一窺芬蘭教育的奧秘，非常值得一讀(大推！)。

在歸途之後，我不斷回憶起這趟旅途。在這短短的兩週裡，我闖入芬蘭的日常，試圖從教育的層面，來詮釋眼前所見的社會現象。若要替芬蘭人寫一部民族誌，會發現其實有些重要的概念是密切相關的。

作為一個初步的記錄者，我只能暫時以這些現象的描述，以及社會、歷史文化脈絡的爬梳，來串聯起「信任、公平（也同時是重視差異）與幸福快樂」的芬蘭人圖象。期許這些一萬字的微光，有機會在未來，照亮臺灣教育的路途。

(一) 信任

出發前讀了一些人類學導論書籍，如《歡迎光臨人類學》、《人類學家的我們、你們、他們》，試圖

以教育為主題的田野觀察

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 許明智師資生 2019.8.23-2019.9.7

讓自己化身為小小人類學家。同時，也搭配著幾本民族誌實例，從臺灣當地基隆的《靜寂工人：碼頭的日與夜》，到國外在地人的參與觀察《我是一個媽媽，我需要柏金包！：耶魯人類學家的曼哈頓上東區臥底觀察》，還有異國視野下的日本《菊花與劍：日本文化的雙重性》。藉由一些不同的觀看角度，我仔細揣度著人類學家如何在充滿他者的社會中，深描文化的輪廓。

此次抵達芬蘭，也想嘗試打開五感，體驗人類學式的深度見習。幸運的是，若我們從教育——這個培養文化的重要管道，更能快速地一窺芬蘭的特色。

•以信任為基礎

人類學家抵達異地時，文化衝擊總成為改變視角的燃點。如果說，抵達芬蘭時最大的文化衝擊，應該是在發現他們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，不太需要驗票的時候。

在北歐，基本上一張信用卡就可以玩遍。在搭乘芬蘭的交通工具，也需要事先在手機上註冊信用卡來買票。但上輕軌或火車時，完全不需要刷卡，也沒有人會來檢查（目前唯一只有一些長途公車會驗票，因為大家都從前門上車）。換言之，如果沒有買票的話，也是可能搭乘交通工具的。



(接下頁續)

本期內容介紹：

「芬蘭見習誌—以教育為主題的田野觀察」特輯

事實上，由於網路的問題，第二天到市中心時，同行的幾個朋友就沒辦法買票，車上甚至也不能買票。令人驚訝的是，從頭到尾都沒有人來檢查。後來，在導遊的解釋中，我們才明白，共築芬蘭文化的「信任」，確實是隱含在日常當中。

此外，就算是在外國旅客充斥的旅館，也得以見到這個特色。像是洗衣服，我們必須花費5歐元，得到一張密碼紙與洗衣精，才能進入地下室來洗衣服。此時，我與同行的友人都想到，如果我們一團人只買這張密碼紙，但全部的人都去使用洗衣機呢？隔天，另外兩個人再付5歐元，得到的是寫著一樣密碼的紙條。

原來，在芬蘭人的認知當中，信任就是這麼簡單。不需要過多猜疑，或預防可能會發生的事情。而這些價值觀，可能是從教育中獲得的。在他們的基礎教育結束後，學生需仰賴在校成績來決定就讀的中學。我們一行人都質疑，不會有不公平的批評嗎？但多數講者與老師都回覆：「芬蘭的師生、家長都是彼此信任的」。也因此，在信任的基礎之下，這樣的制度已行之有年。

在赫爾辛基的兩週，我們不斷搭乘著輕軌與火車，來感受屬於這個城市的獨特脈動。在許多預設的步伐背後，會發現這是座由「信任」緊密包裹起的都市。安靜沉默，不會過度熱情，但心底總能存放著，一片晴朗乾淨的天與海。

(二) 公平

從天與海出發，我們體驗到存於芬蘭人心中的信任基礎。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，若我們從山的視野出發，會發現與「信任」概念相繫的，還有「公平」。

為什麼以山為隱喻呢？事實上，在這趟芬蘭之行中，我發現即使是健行者喜愛的努克西奧國家公園，都沒有過於陡峭的路線。對照地形圖會發現，相較於高山層巒的臺灣，千湖國芬蘭的地勢非常平坦。

站在湖濱路線居高臨下時，一群人背著登山包路經。其中是一個成年男子，帶著一群青少年與兩個孩童。其中膚色、年齡都不盡相同，卻替整個路途增添許多歡笑聲。

或許，這就是日常微觀中的公平縮影吧。

•沒有資優教育

提到教育層面的公平，我們可能會先聯想到入學制度與特殊教育。

前者在芬蘭的中學升大學的階段，需要經歷一個名為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的考試。這不同於我們的學測，而是一個全國性的畢業考。考生除了母語與第二外語外，還要至少從十六科（歷史、哲學、宗教、數學、生物等等）中選擇兩科以上。以這個成績申請大學，再通過各個大學的招生考試。

雖然芬蘭的學生仍有考試壓力，只不過他們的考科多元，且跟高中自己所選擇的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習習相關。加上一年舉辦兩次，相對於一試定終身的臺灣而言，並沒有那麼可怕。整體來說，學生得以用自己的優勢來應試，也避免一個標準化的考試科目，對於不同背景的學生而言，不需要為了「和他人一樣」而花費心力。

而在特殊教育的部分，最令我們吃驚的是，芬蘭的教授、老師到導遊，都認為芬蘭不強調資優教育。更不可能像臺灣一樣，將資優教育劃入特殊教育的範疇。

相對臺灣「不要輸在起跑點」的信念來說，芬蘭更重視「no student is left behind」，希望投入資源在更多弱勢身上。他們相信，有優勢的學生能自己找到成功的機會，所以傾向提供這些表現優異的學生，一些進階作業，而非設立一個班級來提供資源。

如今，芬蘭的特殊教育系統已經走向融合教育。無論是表現特出的學生，或是有特殊需求的學生，教師多希望讓所有學生都能留在普通班上課。如同我們在一門數學課中，發現一位學生獨自坐在門邊，不時還有情緒失控的行為。然而，班上同學並無過度在意，擔任協助角色的assistant teacher也只是走過去跟他說話，並沒有責備。

下課後，老師告訴我們，那是他自己選擇的，因為他不適合在一群人中學習。事實上，他同時也是教室裡表現較好的學生。

這樣的公平，是建立在相信「每個學生都不同」的概念上。不以單一的標準判定「特殊」，而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。試圖共融，最終抵達基礎的公平。



(接下頁續)

在努克西奧國家公園裡漫步時，我不斷想起一本以松茸為隱喻的民族誌——《末日松茸》。作者觀察到，松茸總能自廢墟中重生，在國際化的交易中存活。芬蘭的森林裡似乎也充滿著狀似廢墟的路段。岩石與巨型樹幹叢生，干擾著進步的韻律。是啊，芬蘭的老師與講師多告訴我們，成績與成功，不過是人生眾多目標中的其中之一而已。換言之，「進步」的價值觀，並沒有牢固在他們的腦海中。也是源於這樣的信念，「競爭」之外，還存在著「攜手前進」的可能。

一路上不時撞見的蘑菇，也似乎在訴說著，人們在不斷追求成功的山峰之外，彎下腰，或許還可以找到另一片平坦卻迷人的風景。

(三) 幸福快樂

芬蘭的自然景色十分迷人，在這趟旅途中，除了天空、海洋與平坦的領地，同樣迷人的是將天空染色的夕陽與雲霞。這片景色，彷彿是幸福與快樂的形象化。

在Gallup的2018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，芬蘭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。然而，冬季的漫漫長夜，卻也造成芬蘭相當高的憂鬱症與自殺率。究竟該如何看待芬蘭人的雙重性格？從信任與平等談來，我們還需要檢視芬蘭教育下的「個體」發展。

• 幸福快樂的人生

正如上篇文的數學課例子，芬蘭教育的基礎是以學生為本，讓學生有權利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。以特殊教育為例，芬蘭不是讓老師去觀察學生的特殊外在行為，而是讓有需求的學生自行尋求協助。因此，即使你沒有特殊疾病，你仍然可以找尋特殊教育系統的協助。

如此一來，學習不再只是件痛苦的事。雖然只是部分課堂，但在這次的觀察中，芬蘭學生多是蠻參與在課堂的討論與活動當中的。這不僅是因為老師設計的課程，也源於芬蘭教育中「Don't work too hard」的信念。

正如一位中學的校長告訴我們，她並不在意學校的排名，以及學生未來的出路。甚至有些學生過度用功，還會被扣分。比起what they learn，他們更在意how they feel。最終目標是讓每個學生be a complete human，而其他科目對他們而言都是附加的。

也因此，每天只有九點到三點的上課時間，以及放學後沒有補習班的生活，構築了芬蘭的學生生活。即使他們去圖書館，裡頭也不是嚴肅的讀書環境，更多的是讓他們玩耍與探索自我的空間。雖然有作業，但作業量不大，老師也會盡量讓他們在學校完成作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便他們仍有升學考試，但也並非一試定終身。

這個考試制度，與芬蘭採取形成性評量有關。在學習評量上，像臺灣的學習較多是採取總結性評量

，如期末測驗與國家測驗。但在推廣現象本位教學(Phenomen-based learning)的芬蘭，我們發現，「學習的過程」比「學習的結果」來得重要。

像是有一堂英文課中，老師發下vocabulary puzzle 讓學生填答。在我的經驗裡，老師多是讓我們直接找出答案。但在我觀課的課堂中，老師要求學生要分組，並說出提示，讓對方猜出單字後才能填寫。我發現，無論是分組討論，還是老師的問答，芬蘭的學生多是開心、自願地投入。雖然我們所見的課堂仍是冰山一角，但至少這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與學習風氣，是適合進行「過程性、動態性」的評量方式的。

從這樣的教育過程來看，當你走在街上，是沒有辦法看見芬蘭人的幸福快樂的。因為那並不是外顯的笑容，也不是可被計算的成就。事實上，他們也不特別重視資優教育。他們所相信的是，與他人交流所建立的信任與公平。換言之，整個社會的信任支持網，加上每個人的不炫耀，才是他們過好每一天的生活態度。憂鬱症固然存在，但當你準備滑落時，整個社會都已經準備接住你，只要你願意。

所以，芬蘭式的快樂，並不是一味追求美麗的夕陽。教育告訴他們的是，失敗是人生途中必經的路途。他們都知道，在漫天的彩霞背後，預告的，都是下個長夜的來臨。

(四) 歷史與語言

在芬蘭，能夠享受乾淨無染的天海共生，還有晨光與夕照輪流灑落的平坦大地。在眷戀於彩霞時，我們不能忘記的是，臺灣也有屬於自己的高峰與海岸。同時，兩者天生的自然環境背景就不盡相同，在不同緯度與地形的作用下，連日光的角度、風的濕度，以及雨的氣味都相當不同。

(接下頁續)

• 語言作為緩慢改革的核心

在一個國家的獨立時，語言將會是改革的重點。在臺灣，如公視臺語台的成立，還有鄉土與母語教育向下紮根，都是將語言與認同意識相連的嘗試。

初至芬蘭，我們就發現各種路牌與標示都有兩種語言：芬蘭語與瑞典語。這些是芬蘭的官方母語，是每個學生就小學就要開始學習的。而每個芬蘭人還會至少學一個第二外語（通常是英文，也會有德文、法文與西班牙文）。

細窺芬蘭的母語比例：芬蘭語88%，剩下的主要是瑞典語，還有少數的薩米語（原住民族）。但我們要知道的是，任何芬蘭人幾乎都能輕鬆切換三種以上的語言，無論是芬蘭語、瑞典語或英語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英語教育。在芬蘭，英語教育相當重視聽與說。在75分鐘的課堂中，幾乎都是聽力、討論與問答。雖然他們的拼字錯誤率不低，但若只聽學生的口語表達，其實是沒有什麼口音的。

同時，面對區內的原住民，我也讀過一篇文章，認為芬蘭對薩米族的態度，與其說他們「尊重不一樣」，不如說「看不見差異」。正如講者告訴我們，在芬蘭，只要瑞典語使用人高於芬蘭語的地區，路牌的表示順序就會以瑞典語為優先。這便是芬蘭政府如何接納區內語言差異的措施。

可以說，脫離瑞典統治後，芬蘭固然保有其語言與一部分的文化，但他們也努力發展出自己的語言，以作為認同。於是，芬蘭語的普及率就逐漸超過瑞典語。在這樣的在地紮根後，就是國際化的視野與少數族群的保護。

語言政策確實是芬蘭教育的關鍵。在高中升大學的考試中，他們至少要選的四科中，就包含了必選母語及第二外語。如此高比例的科目佔比，都是他們在緩慢的改革中摸索出來的。

講者認為，緩慢而漸近的改革才是穩定的基石。由於芬蘭擁有政府的支持與人民的信任之外，芬蘭的課綱便得以十年一改。

反顧臺灣，能否接受緩慢的改革？能否將人人都浸潤在華語與臺語的環境（並且是臺語使用率更高），同時打造出一個國際化的英語教育？在語言與認同的議題上，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。

• 芬蘭頌的餘音

在芬蘭一座公園裡，有一個紀念音樂家西貝流士的碑，他因為創作〈芬蘭頌〉、鼓吹民族覺醒的音樂作品，被視為芬蘭的民族英雄。如今，西貝流士所創作的曲目，不只深根在地，也推廣到全世界。就像是芬蘭所採取的語言政策，讓他們走出這一段歷史。

微風流經，巨型鐵管中的旋律正交織著百年的歷史。一旁的芬蘭孩子天真自由地奔跑，攀爬在西貝流士的頭像上。彷彿歷史的傷痕，轉化為此時的幸福快樂。

(接下頁續)

因此，當我們嘗試描繪屬於芬蘭的特色時，不能忽略背後的歷史文化脈絡，以及存於臺灣與芬蘭教育中，各自的獨特屬性。

在參訪的時候，同行的一些人與老師常會以「臺灣應該要學這個」來評論，但豈是那麼容易？但我們也不能囿限於文化的結構中，而遺忘了人們自身的能動性。不如從歷史溯源，來尋繹其中奧秘。

• 關於芬蘭的誕生

在介紹芬蘭教育時，最令我們震撼的是第一天的課程。一位講者勾勒了芬蘭歷史中的重要時刻：從被瑞典統治的600年、隸屬於俄羅斯沙皇統治下的一個大公國，以及1917獨立與隔年的內戰，再談及二戰與蘇聯解體。

面對不斷遞嬗的政權與世界局勢，芬蘭其實很少取得領導地位，甚至連義務教育的推動都是從1968年開始（與臺灣相同）。那麼，究竟是什麼因素，讓這個國家能將晚成的教育制度，打造成世界第一呢？

就長遠的歷史來看，頻仍的戰爭不斷影響人心，芬蘭必然得找尋其他方式立足。此時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、赫爾巴特的教育哲學與教育科學傳入。加上晚成的教育改革，能夠參考的樣本相當多。因此，芬蘭最後選擇以「教育」作為國家未來的出路，並以社會福利制度為最有力的輔助。

從這裡，我們理解到教育神話的建立並不容易。講者提及，這個獨立國家起頭仍是困難，無論是貧富差距、俄國革命的影響，或是納粹德國的逼近等等，外在環境一再迫使芬蘭人去思索出路。臺灣不也有過各種政權的交迭？甚至也與芬蘭在同一年推行九年義務教育。或許，從語言政策的視野出發，我們就能進入芬蘭教育改革的核心。

在西貝流士公園，和諧的人群，與自然，與歷史，共譜了一個交響曲。我相信，它還會持續被傳誦到更久遠的未來。

好期待哪一天，臺灣也能成為像這樣的一個島國呢。

(五) 社會文化脈絡

在這次芬蘭行中，我們造訪了一座島，上頭只有一座動物園。這座島坐擁了許多自然景色，遺世獨立在赫爾辛基的外海。造訪一座人造的動物園島時，不僅可以檢視動物園的動線與展示空間規劃，也可以蹲下來傾聽人文與自然的對話。

在欣賞完芬蘭天然的天、海、森林、夕陽與彩霞後，我們討論了背後的深層脈絡。是時候將兩者結合在一起，一窺成功的教育制度，以及整體的社會風氣。就像北歐著名的社會福利制度，應該是我們不可忽略的核心。

• 親職焦慮

進入芬蘭前，想先簡單提及臺灣的文化與教育。來芬蘭的前一天，我讀完藍佩嘉教授的《拚教養：全球化、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》。從這本書副標題中，可以概覽臺灣的家庭是如何看待教育的。

書中提到，「人們常以為教養是個別父母的煩惱。然而，面對不確定的全球化未來、擴大的階級不平等，種種看不見的結構力量與社會界線，正讓當代父母集體感到焦慮與不安。」這樣的焦慮感，使得不同階級的家庭，發展出各自的應對策略。

這本書主要研究的是，不同類型家庭的策略。原想比較芬蘭的教育，是否會造成親職焦慮。不過，這趟以講課與參訪為主，沒什麼機會與當地學生進行對話。我們所獲得的寶貴資訊是，學生在下課後，大多是與朋友出去玩，沒有被補習與作業纏身（但其實在臺灣，放學後的生活形態也取決於就學階段與個人習慣）。要進行這個層面的比較，的確需要像藍教授一樣，執行一個深入的研究計劃才行。

或許，我唯一能初步嘗試的，是比較兩者背後的文化脈絡與社會風氣。

• 競爭與文憑

在第一週的課程結束後，帶隊老師聽到我們比較臺灣與芬蘭的教育差異：芬蘭教育的優點多於臺灣，且芬蘭人重視教育。

此時，她好奇地質問我們：「難道臺灣人不重視教育嗎？」在討論後，我們初步達成的共識是：臺灣的親職焦慮，是源於激烈的競爭。在全球化與階級不平等的浪潮中，家長們以教育為「投資」的手段，期望小孩能在社會中立足。這一方面與「孝順」的概念有關，另一方面也與臺灣並非社會福利制度有關。



反觀芬蘭，無論是課堂氣氛，或是講者的描述，「文憑」似乎不是最重要的。正如前面的文章有提到，「幸福快樂」地探索自我，是芬蘭教育的一項重點指標。我們無法概括而論，卻可以感受到：在這種社會風氣與社會福利制度的結合下，一個比較「不競爭」的文化，正是培育這個教育制度的重要土壤。

• 芬蘭學生的成長歷程

試想一個芬蘭小孩，在社會福利制度下，免學費的成長歷程，得以弭平階級不均的背景。人人都有機會接受教育後，教學現場也接納差異。在他們的認知中，沒有特殊生，因為「每個人都不一樣」。

而在日常的學習中，他們重視討論與表達，因而採用「形成性」與「動態」評量——同時也是現象本位教學法的核心。結果固然重要，但它不是一切，甚至不能與幸福快樂相提並論。在自殺率高的芬蘭，政府與學校，是作為第一道防線，來接住年輕脆弱的學生。唯有從每一個過程出發，才能實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。而這需要與整個社會風氣相輔相成。

在下課後，不需要被過多的作業纏身。由於對學校老師的尊重與信任，因此也不會出現補習班文化。考試時間也不會同意，而是根據各科老師的進度去教學，因此老師具有高度自主權。

到了要準備大考的時候，固然會希望拿高分，進到好的學校。但在這個文憑並非一切的社會裡頭，培養可轉移的共通性能力（如表達、批判性思考、領導力等），會是更好的投資。更重要的是，成年後就離家生存的風俗，代表這樣的投資不是為了父母，而是為了自己。



長大後，除了賺錢，他們也重視發展自我與「休息」（Don't work too hard）。在我們造訪的各個地方，平日的營業時間多到晚上九點，假日卻提早至六點。讓初至芬蘭的我們十分震驚：心想難道他們不利用假日賺錢嗎？經詢問後，原來他們習慣於假日留下空白時間，因為平日的疲累需要在此時獲得抒發。

此外，無論是到任何市集或觀光景點，幾乎都不會見到商家叫賣，更少有令人畏懼的強迫推銷。讓人印象深刻的是，走過一排攤位時，每個攤位都是微笑地說一聲「Hi」。若問價錢或隨意看看，也不會被纏住。由於出國經驗不多，無法與歐洲其他國家比較。但就芬蘭本身來看，「賺錢」這件事似乎並非人生的重要目的。

曾遇到講者笑說，反正賺再多，也會被政府收走一堆，不如做自己開心的工作。是啊，芬蘭確實不是世界上的經濟強國，但他們深知這點。因此，他們留下來的空白時間，其實是在培養自我與「創新」的養分，進而得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嘗試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至此，我們又回到臺灣親職焦慮的根源：全球化的浪潮。我認為，芬蘭的個案十分具有參考價值，不僅是歷史的變遷，還有語言使用狀況。值得慶幸的是，一位講者告訴我們，芬蘭也是從模仿開始，才找出適合自己的制度的。

立足芬蘭，展望臺灣，應能以《拚教養》的一段話作結：「我們或許可以換一個框架來理解父母的不

足。除了少數父母，其實大多數的父母都很努力、很辛苦，雖然他們嘗試的未必是孩子認可的方式。」面對巨大的社會結構，臺灣的父母們確實在努力。除了羨慕芬蘭外，或許也應梳理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。如此，我們才能在文化的差異與共性中，找到通往未來的平衡點。

（六）從閱讀到悅讀

這是赫爾辛基的頌歌中央圖書館，是獨立100年的禮物。流線型的外觀，像一艘將要起航的大船。

回國後，老師之路才要展開。成為一位國文老師後，要如何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？在素養導向下，或許可以借鏡芬蘭。

• 閱讀力的基礎

在行前培訓時，我的探究主題是「臺灣與芬蘭的閱讀素養」。從資料的爬梳中，我發現芬蘭的政府會送給每個新生兒一個「Baby box」。裡頭除了衣服與日用品外，還有一本繪本。從這個組合可以看出，芬蘭政府認為「閱讀」是日常的一環，且需要從小開始培養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芬蘭的人均圖書館密度，是世界最高的。換言之，在地廣人稀的芬蘭，每個人所能擁有的圖書館資源是相當豐富的。

實際進到芬蘭的頌歌中央圖書館後，會發現它不同於傳統的形式：裡頭可以進行許多日常活動，如縫紉、3D列印、海報輸出、練琴、甚至可以打電玩。走到孩童閱讀區時，我發現小孩可以自由在上面畫畫，也不會被館員制止。一旁是咖啡廳與個人閱讀區，讓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舒適的位置來休息。這也像是芬蘭的教室設計般，追求一個彈性的空間設計。

從這些特色可以發現，讀書反而只是中央圖書館的功能之一。可以說，中央圖書館提供的是「氣氛」，目的是吸引人們來到圖書館。若人們養成來圖書館的習慣，或許能提高圖書流通率。事實上，芬蘭的借閱率也相當高。

讓我們將視野轉至臺灣。我們的政府的確沒有baby box的巧思，也沒有設立多樣功能的新型圖書館。然而，我發現誠品書店與誠品生活館的商業概念，反而更接近芬蘭的中央圖書館。

配合多樣化的商店與功能，誠品生活館重要定義了「閱讀」。讓書香不只停留在書店裡，而是滲入每個來訪誠品生活館的顧客。我身旁的確有些不太看書的人，卻也會願意在逛誠品生活館時，順便進到誠品

（接下頁續）

翻翻書。

此外，臺灣學校的圖書館，藏書其實是比芬蘭的學校來得豐富且多元的。在我們參訪學校時，意外的發現圖書館竟然要老師帶領才能進去借書，而且裡頭的書目多是老師訂購，種類並不多。我們猜想，或許芬蘭學生會到公共圖書館尋求不同資源吧。

無論如何，在圖書資源的部分，我認為臺灣並不輸給芬蘭。藉由公家機關與民間企業的相互輔助，圖書館與遍地的書店，確實讓書的易得性變高。不過針對偏遠地區，芬蘭也確實有移動書車的設置。整體而言，在硬體的部分，兩者確實都有相當水準的基礎。

●閱讀能教嗎？

在我的成長歷程中，遇到過幾位影響我閱讀習慣的國文老師。諸如開一些班級書單、帶學生進圖書館，或是定期有些心得作業。與同行的夥伴討論過後，臺灣中小學的閱讀教育，常以「班書+心得」的方式來推行。而到了高中，由於課業壓力增大，學生其實是缺乏自由閱讀課外書的餘裕。

讓我們將視角轉至芬蘭。芬蘭的母語課與英文課都會有閱讀的回家作業。在一堂75分鐘的觀課中，我們發現，老師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：一部分是小測驗，老師會詢問在上週回家閱讀文本範圍內的開放式問題，例如「Describe a place in the book that stays in your memory ? Which person in novel you would like to be ? And why ? How successful was the ending ? To whom would you recommend the book, and why？」從上述問題可以觀察出，學生得以自由選擇閱讀的書目，且問題的種類涉及故事情節、閱讀受眾的選擇，這便與臺灣的班書文化有異。

接著，再讓學生彼此討論，然後老師抽點。這個部分主要是檢測作業成果，但形式與臺灣十分不同，臺灣多是紙本作業與測驗，芬蘭則重視學生參與和討論。可以說，這位老師所建構出的鷹架，已經有文本分析的初步雛型了。

第二部分是聽力測驗與閱讀，以課文為主軸。學生聽音檔，然後回答問題後再點下一個人回答，這個輪流的形式接近answering chain，讓大家不是只透過老師的點名，還有同儕之間的彼此提攜。

最後一部分是遊戲，老師透過vocabulary puzzle 來讓大家複習單字。不同於臺灣的是，臺灣多少直接填答案，芬蘭則是要求學生要分組，給予提示，來讓對方猜出單字。

透過上述過程，我們能看見不同於臺灣的閱讀歷程：在回家閱讀、上課討論與表達的訓練中，老師不是要求一個正確解答，而是更重視這個過程。我觀察到，在這個氛圍下，芬蘭的學生們都很樂意舉手發言

（即便這堂課其實有點沉悶）。就算是上課看起來不專心的人，都還是會有幾次舉手的經驗。不過，芬蘭也不會強迫大家都表達，而是更重視學生的內在動機。

總結上述，臺灣的閱讀著重結果的產出，包括心得的產出與選擇題的測驗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得以訓練「寫作與考試的技巧」；而芬蘭則較為重視討論與思考的過程，因此閱讀的技巧是被融入課堂活動的。

事實上，這樣的教學方式，或許與評量系統有很大的關係。

●閱讀怎麼考？

在臺灣的教育現場中，「閱讀」是直到108課綱上路，才逐漸納入考試的重要檢核能力。然而，當前許多人的思維還是以選對選擇題的答案為目標，而無法花時間等待一個看不見的能力。

什麼是閱讀能力？其中不只是「讀懂」題幹。若檢視當前台灣大考的閱讀考題，大致上有一半都是要學生從長文中找尋線索，進而回答問題。簡單來說，在跨領域文章的部分，「檢索資訊」是基礎能力。在進階的才是考驗思考能力的題型，只不過難度不一，且題型多落於古文及文學相關文章。

這樣的題型設計是一個重大的轉變，相較於知識性的背誦，確實能測驗出學生的軟實力。可是從家教學生與高中老師的分享中，會發現「檢索資訊」能力已有平均水平，間接提升整體的分數。而那些需要思考的題型，事實上，就連善於思考的學生都不一定能保證自己答對。這樣的長篇閱讀，能培養什麼技巧？國文老師又要教什麼？

我想，問題是出在「選擇題」吧？這個制度固然為人詬病已久，卻也相對非選題來得「公平」。那以非選題為主的芬蘭如何呢？

我們發現，芬蘭的母語與外語考試固然具有大量申論題，但當檢視芬蘭的閱卷制度時——在芬蘭，非選題的改法，會先經由學校老師批閱，得到第一個成績。再交由考試委員會所聘請的老師批閱，產生第二個成績。第二個成績就是學生的成績，第一個成績完全不會影響。但如果兩個成績有落差，則會進行複閱。

亦即，學校老師的評分是作為保障學生成績的一道防線。如果學生的成績被亂給，仍然具有補救的機會。同時，這個機制也能作為老師評鑑的一環：若一個老師太常評出與大考中心有落差的分數，代表他無法正確判斷學生程度。

●當閱讀成為日常的娛樂

若能引入芬蘭的制度，並推廣申論題的題型。最終，臺灣的閱讀就能逐漸轉變方向，不再只是結果的正確，而是過程的思路。不要再讓學生只是學習到「閱讀」的考試技巧，而是要真正把閱讀能力融入生活。

閱讀是好玩的，也是日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回歸第一部分，芬蘭最值得效法的是，閱讀力滲透在生活的各個角落。即使當前電子產品仍然佔據學生的休閒時間，但圖書館也轉型成一個「好玩」的場所。透過整個場域的實驗，過程性的思維依舊引領著芬蘭向前走。

但我們同時也必須考量到，這麼特殊的圖書館形式，或許在臺灣的推廣度無法太高：因為臺灣的學生從小習慣「秩序」與「安靜」。在圖書館，往往連一點聲響都不能產生。這樣的社會氛圍，能否接受這種室內公園式的圖書館？同樣地，上課若是增加討論，也會影響到課堂秩序。在傳統教學下長大的老師，能否接受這樣的改變？

此外，臺灣對於「看書」一件事的嚴肅認真態度，也未嘗是件壞事。也有許多老師已投注心力 讓學生愛上閱讀。我們要明白，芬蘭固然領先臺灣，但兩者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有其差異。不能因此受到侷限，但也不能一味模仿。

身為未來的國文老師，我能做的還有好多。該如何從「學習氛圍」、「課程設計」與「評量方式」出發，並結合臺灣自身的脈絡。從芬蘭的啟示中，送給致力於推廣閱讀的人們一句話，作為總結：閱讀不只是一項必備的能力，更能為我們的生命點燃一盞喜悅的燈。

我期待著有一天，閱讀像是一艘有著多元功能的大船，得以載著每個人，展開一趟美麗的出航。

(七) 歸途與啟程

•自然的成長環境

給讀到最後的你，送上一隻努克西奧國家公園路旁的小兔子。牠的耳朵上有編號，卻不受拘束地在馬路邊，不畏懼聚集的人群。在這個國度中，人們彷彿也是以名字為編號，不過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地活著。



在一片安詳的草地裡，小兔子靜靜吃著屬於牠自己的糧草。牠相信，在這個自然世界中，牠必然能找尋到棲身之所。牠無須為他人而活，卻同時也深信著世界是由他人組成的。因此，這些投射在牠身上的眼光，其實也是圓黑眼眸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願你我都能成為一隻自由快樂的兔子，在天然的土地裡享受幸福。即便現在的生活存有痛苦，但請不要輕易放棄，在眼神中流轉的浮光。要知道，臺灣的自然環境雖然有先天的劣勢，但也還有一群人，試圖託運芬蘭的景色。在打開行李箱的那刻，屬於芬蘭的氣味與溫度，彷彿只要細細收集著，就能找回那兩週的種種景象。

但我不能耽溺於此，在臺灣，還有好多事情等著我在教學現場實踐。橫跨五個時區，在十小時的飛機後，我回到了熟悉的臺灣。

在出境大廳時，我心中的許多疑惑仍然未解。我明白，自己的觀察還不夠深刻，也無法深刻。就像人類學強調的「全貌觀」——希望在田野中的參與觀察，來看見文化全貌——確實是一個重要，但卻無法實現的觀念。因為我們沒辦法看到每一個角落，或思考每一件發生的事情。因此，在這次的觀察中，我必然得做出取捨、有所強調，才能夠分析與理解芬蘭文化。

從芬蘭歸返，其實才是下一趟人生旅途的開始。該如何將這些日子的養分化作教學的元素？我想，我仍像是在一片漫草中追尋。

遠處的湖面有艘忽隱忽現的小舟，靜靜承載著回憶與夢想，漂向未知而堅定的未來。